

张炜文存

插图珍藏版 10 散文

穿行于夜色的松林



山东教育出版社
SHANDONG EDUCATION PRESS

张炜文存

插图珍藏版 10 散文

穿行于夜色的松林



山东教育出版社
SHANDONG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行于夜色的松林 / 张炜著. — 济南 :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6

(张炜文存)

ISBN 978-7-5328-9252-5

I. ①穿…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5087 号

总策划: 刘东杰
出版统筹: 祝丽
特邀编辑: 马兵
责任编辑: 王慧 陈艳丽
装帧设计: 王承利 宋晓军
手稿摄影: 曹清雅

张炜文存

穿行于夜色的松林

张炜著

主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话: (0531) 82092664 传真: (0531) 82092625
网址: sjs.com.cn
发行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刷: 济南精致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规格: 720mm×1092mm 16 开本
印张: 41.25 印张
字数: 478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328-9252-5
定价: 80.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531—88783898

前言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尝试写作到今天，张炜创作发表了大约一千五百万字的作品，这还不包括他亲手毁掉的约四百万字的少作。就体量而言，现当代的严肃作家几乎无人可出其右者。这些文字至广大而尽精微，有宏阔的视野和抱负，也有对人性与存在最幽微处的洞察和发掘。张炜不但代表齐鲁文学的高度，也一直屹立在中国文学的高原。鉴于此，我们请张炜先生编选了这套颇能代表其个人创作实绩的文丛，也希望它能成为引领读者深入张炜丰茂的文学世界的一个精要读本。

阅读张炜，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四十余年来，张炜切实参与了新时期文学的进程，且在每个时段均留下具有范本意义的作品，如《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融入野地》等代表作无一不被允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有意味的是，除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期以忧愤的态度参与过人文主义精神的讨论，在更多的时间里，他与所谓的文学热点和流行话题自觉保持着距离，他的创作也很难被妥帖地归类到某一文学思潮和概念之下。比如，在一些文学史中，《古船》是反思文学的集大成之作，在另一些文学史中，它是改革文学的扛鼎之作，还有一些文学史则将其放入寻根文学的专章中讨论。事实上，张炜对庞大之物近乎偏执的关怀，他那些让人战栗的道德诘问，他交织着时代的迫力、

灵魂创伤与人类苦难的文字所彰显出来的写作的德性和思想性都决定了他不会是一个文坛的“弄潮儿”，恰恰相反，他常常是潮流化写作的反动者。可是，当我们以文学史的眼光回头打量他所置身的文学时代，又会讶异地发现，原来有那么多重要的文学话题，张炜在它们成为热点之前便已做出实践或洞见。比如，批评界一度称许新历史主义写作，尤其推重以个人史、家族史取代阶级史和革命史的写作范式，在批评家们罗列出一通九十年代的重要文本之后，蓦地发现发表于一九八六年的《古船》已经几乎包孕了这个写作范式所有可能的向度，并且以家族史和阶级史并举的方式避免了新历史主义容易滋生的意义偏失。又如，近年来批评界强调发掘中国本土的叙事资源，激活汉语传统美学的意义，而多年来张炜持续与古老而灵性不散的齐文化和更古老的神话传统对话，他在演讲中说过：“怪力乱神基本上是文学的巨资。”他在《〈楚辞〉笔记》《也说李白与杜甫》等诠释古代经典的散文中所表现出与前贤思接千载的会心以及借此获得的启悟，在《外省书》中对史传记人方式的创造性化用，也显见他对本土文学传统的倚重。再如，新世纪的底层文学蔚为壮观，欲迷人眼，当批评界顺着“底层”的概念前溯时，即会注意到张炜很早之前即有这样的提醒：“一个作家心灵的指针要永远指向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甚至有时，张炜会因创作上的前瞻意识让他的作品陈义过高而逾越出时代的理解和逻辑框架，导致外界严重的错位式的误读，如对其“道德理想主义”的标签化概括，以及连带的反现代性的保守立场的质疑等，在我看来，即属此例。

关注张炜的人都知道，《九月寓言》发表后，他一直承受着来自标榜启蒙现代性立场人士的非议，认为他的作品存在着一个善恶、正邪、大地

伦理与现代文明的二元结构，并以对后者的弃绝将自己变成一个与潮流逆势的具有强烈乌托邦气质的不合时宜者。张炜对此决不妥协，他把道德力量视作一个写作者才华和人格构建的关键部分，依旧以近于独战的姿态横对失范的科技理性和物质欲望。阅读张炜的这些文字，常常让人想到二十世纪思想史和文学史上被划归到文化保守主义阵营的那些名字，学衡派、新儒家、杜亚泉、梁漱溟、梁实秋……他们在历史潮汐的进退中也一度被时人视为逆流而生的卫道士，是螳臂当车的文化反动势力，但当后来的人们跳出时代的烟云却发现，他们的探求和思索与西方近现代以来尤其是启蒙迷思被世界大战轰毁之后兴起的新人文主义思潮遥相呼应，他们代表的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理性万能论进行自我反省与批判的另一现代性路径，是参与现代性对话的建设性思维，也是与主导性的历史行为和历史观念相对峙的必不可少的制衡力量。当代西方最重要的伦理学家麦金太尔在他的《德性之后》中曾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谁来为失去形而上学品质的现代人的精神立法，或者说，在德性被放逐的时代还有没有对个人而言的至善的目标？他如此质问道：“道德行为者从传统道德的外在权威中解放出来的代价是，新的自律行为者可以不受外在神的律法、自然目的论或等级制度的权威的约束来表达自己的主张，但问题在于，其他人为什么应该听从他的意见呢？”他认为当代人深陷一种“情感主义”的道德迷思中，走出这种迷思的根本在于为当代人重建德性，而“德性必定被理解为这样的品质：将不仅维持使我们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而且也将使我们能够克服我们所遭遇的伤害、危险、诱惑和涣散，从而在对相关类型的善的追求上支撑我们，并且还将把不断增长的自我认识和对善的认识充实我们。”

我们以为，张炜的“道德理想主义”也应在此意义上理解。他捍卫君子固穷的价值观、严守义利有别的守成文化立场其实是对上述现代人文主义思路的自觉传承，其间固然有接续“斯文”、承袭道统的传统天命意识，亦有在终极关怀的层面重建现代人的意义世界的激进实践意图。他坚守民间的姿态也绝非像某些批判者说的那样是蹈入了老旧道德的泥淖，这些批判者被时代困陷的局限让他们忽略或者说失察了张炜站在全人类立场的超越意识和存在意识。而且，张炜这一信念几乎在他写作之初就建立起来，它当然经过一个不断磨砺和成熟的过程，但并不像一些批评者描述的那样存在着一个从八十年代张炜到九十年代张炜的急速转型。我们分明可以在老得、隋抱朴和宁伽之间看到一条贯通的精神的丝缕。我们也不应忘记，《你在高原》的写作所经历了漫长的二十二年，没有持之以恒的心力和不为世移的信念，这样一部描写五十年代生人意志、情感和命运的百科全书式的大书不会完成。

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炜的写作不能被简约地归类了，他的写作对应的并非时代，而是时间。他不存在趋时的问题，自然也就无法被时代利诱或者绑架；他能预知文学的热点，只是因为他内心有对文学恒常价值笃定的判断。也因此，我们以为，出于表达的权宜，人们可以用一些约定俗成的语汇来评价张炜其人其文，但必须警惕这些语汇对其文学世界丰富性的缩减。比如我们一再提到的“民间”。因为参照物的不同，“民间”至少有两重意涵，它既可以指与庙堂相对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寄居地，亦可指与精英文化相对的大众化的文化生成空间。张炜的民间立场中和了这两种意义的理解，同时又对二者抱有清醒的审视。四十余年中，他像一

个真正的地质工作者一样不断漫游在以其故地为中心辐射开的莽野林间，并反复倾诉这种“在民间”的行旅之于写作的滋养，因为这种跋涉不但是对民间的亲历和发掘，还构成与庙堂那种案牍之劳的有效区隔，是逃逸体制化和职业化写作伤害的最有效的方式，漫游让他的写作与那些想象民间的写作之间划开了一道鸿沟。与此同时，他赞美民间的苍茫与混沌，颂扬民间热辣活泼的不驯顺的生命热力，但并不以为这是可以豁免民间藏污纳垢的理由，事实上他也从未搁置对民间之恶的揭示和批判——把张炜的民间简略成浪漫的乡愁或野地的生趣显然是失当的。

同样，我们也应当小心在时下生态写作的浪潮里，对张炜写作呈现出的生态伦理观念的简单追认。的确，他二十年前在《寻找野地》等作品中对大地之灵踪的追觅放之今日依旧是不可掩其光彩的，而他笔下还有那么多多姿多彩、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有那么多对自然魅性的倾心书写，但仅以生态立场来解读他的这些作品是远远不够的。他写有情的生灵万物，写悲悯的山河大地，会让人想起《猎人笔记》《鱼王》《白鲸》《草原》《白轮船》，也会让人想起楚辞和诗经里那些精魂不散的草木花树，他以对自然的敬畏尝试建立连接“宇宙的神性”的可能。而且他并没有像很多生态写作者习惯的那样，因为要质疑人类中心主义的僭妄，便把人排除在自然万有之外，在他笔下，我们总能找到一个辽远的人，一个因为自然而获得性灵延展的人，用里尔克的话说，这是一个“沉潜在万物的伟大的静息中”的人，他“不再是在他的同类中保持平衡的伙伴，也不再是那样的人，为了他而有晨昏和远近。他有如一个物置身于万物之中，无限地单独，一切物与人的结合都退至共同的深处，那里浸润着一切生长者的根”。某种意

义上说，张炜文学世界的开阔和深邃来源于他对自然理解的开阔和深邃，来自于他作为野地之子深扎在大地中的根须。

阅读张炜的难度即在于习惯妥协和随顺的我们与一颗灼热的、忧虑的、高远的心灵对话的难度。“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广原，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这是罗曼·罗兰在《米开朗琪罗传》的结尾部分谈到的，阅读张炜，我们会有庶几近似的感受。

本卷导读

本卷收入张炜散文佳作多篇，包括《忧愤的归途》《筑万松浦记》《它们》等。

一九七 年代迄今的四十年来，散文在张炜的创作版图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这种重要性不止是因为他留下诸多脍炙人口的佳篇，更在于他可以凭恃散文文体的自由，切直深沉又坦荡洒脱地进入受限于小说和诗歌文体美学的严饬而不得或不便深入的领地。为此，他一方面充分实践散文文体的弹性，比如他有为数不少的散文并非是“规范”的散文，而是整理自各种演讲、发言、采访、座谈和讨论，它们体制任意，一改他美文写作的“自语”姿态，保留口语的习惯和对谈的亲切，有鲜活的现场感，别具一番见情见性的感召力。另一方面，他又注重思想力对散文文体的统摄，给散文自由的形式强度筑起精神的堤坝，在他最即兴而就的文字里，精神含蕴的浓度也并不逊色于那些流传广泛的名作，也同样具备“建设人的思想”的骨力。因此，在张炜那里，散文既是其小说最好的声援和阐释，也是比小说更直接更朴素地肉搏时代的利刃。

与辑题同题的《穿行于夜色的松林》是一篇短文，在质地上更接近散文诗。在作家的冥想中，“乌云是松林的魂魄”，而雨是“为地上转世的生命洒下乳汁”，这样华美的比喻不但寄托遥深，更是对万物诗性的洞见和把握。对照早年的《融入野地》，那个在大地莽野里行走的抒情主体化

身为“在夜色里行走”的乌云，并在凌晨悄然降落，变成一片茂密的松林。这里，乌云代替肉身向树的转化，精警诡奇又察心谳道，分明昭示出大地与苍穹混沌难分的联系，而抒情主体、乌云和树的三位一体则呈现出作家阔大的生命体悟、充满敬畏之心的神性意识和一种与“宇宙的精神关系”。值得深思的是，乌云的神游并不逍遥，反而时有跋涉的艰难，尤其当乌云俯视到“千疮百孔的平原”，那上苍的静默里隐含的哀恸让这篇有着很强的形式强度的小文弥散出绵远苍凉的况味。

目 录

- 1 前 言
- 7 本卷导读
- 1 批评与灵性
- 3 但愿文学能够
- 4 缺少自省精神
- 7 缺少稳定的情感
- 11 缺少说教
- 14 缺少不宽容
- 17 缺少行动
- 20 缺少保守主义
- 23 插图艺术
- 26 生命的刻记
- 29 忧愤的归途
- 31 有书的长旅
- 34 回眸三叶
- 46 心灵之果
- 49 犄角，人事与地理
- 102 想象的贫乏与个性的泯灭
——对世纪末文学潮流的忧思
- 113 焦虑的马拉松
——对当代文学的一种描述
- 123 校园忆
- 128 中年的阅读
- 132 文学的现代性
- 145 谈简朴生活
- 153 筑万松浦记
- 171 精神的背景
——消费时代的写作和出版
- 185 书院的思与在
- 197 美丽的万松浦
- 200 穿行于夜色的松林
- 203 万松浦纪事
- 235 它们
——万松浦的动物们
- 274 山水情结
- 303 理想的阅读
- 307 茂长的大陆
——对美国文学的遥感

311	纵情言说的野心	376	夜间写作的人
316	坚信强大的人道力量	378	点滴藏在心头
326	未能终结的人文之辩	379	养成朴实的骄傲
	万松浦讲稿	380	一丝丝演进和勒紧
333	疏离的神情	382	放弃承诺的人
335	前言	384	一条路走到黑的家伙
337	第一讲	386	学习是一种引诱
337	万松浦地理	388	第二讲
343	灿烂的星空	388	语言的速度及其他
346	覆盖、蕴藏和孕育	392	语言的角度
350	不知所云	393	语言的光色和节奏
353	黄狸鼠	394	诗和词语
355	纯理论的敌人	396	什么是诗
357	心智未开的人	398	亵渎和媚众
358	与乡野密切交融	400	闷死或急死
363	抓住这种神秘性	403	厘清
365	诗螺丝	405	对诗耿耿于怀
366	进入那个瞬间	408	轻率必有后果
368	与神性接通	410	爱读书会
370	疏离的神情	411	假设有个对比组
372	理性的剪刀	414	解决心的问题
		417	真正的语言

- | | |
|---------------|---------------|
| 418 边缘古语 | 458 关注和不关注 |
| 419 抗挥发性 | 460 古怪可爱的刺猬 |
| 421 漫长的训练 | 461 我们和它们 |
| 422 座钟和帽筒 | 462 再说徐福 |
| 425 航海者 | 465 非异人不写 |
| 426 怎么学习 | 466 熟悉的异人 |
| 427 重要的一手 | 469 并非魔幻 |
| 429 呜呜地哭了，绝望了 | 472 非异人不读 |
| 432 文学中医 | 473 关于爱情 |
| 434 第三讲 | 474 场态 |
| 434 中原失礼 | 475 无趣的现代 |
| 436 东方的优良美物 | 477 文学的火鸡 |
| 437 敬畏食物 | 478 康德的鞋子 |
| 439 模仿和跟随 | 480 第四讲 |
| 440 个人的语调 | 480 诗笔记 |
| 444 乐观和悲观 | 483 一辆精神之车 |
| 447 不做“闻人” | 485 清寂 |
| 448 阴郁的空间 | 486 “和蔼”与“安静” |
| 451 阳性的一部分 | 487 在隔壁猛烈地敲打 |
| 452 成见 | 490 民族和个人的语调 |
| 454 通俗的品质 | 492 发现他的急速和狂热 |
| 456 “产品”与“作品” | 493 大劳动者 |

- 495 神秘的东西
- 496 更凝重的深棕色
- 498 文学蒙昧主义
- 500 相当明显的保守倾向
- 501 重新拣回沉重的理性
- 505 文学和未来
- 507 知道得太多
- 510 档案
- 511 贵人多忘事
- 515 所谓的小说做法
- 516 文学与化学
- 518 文化馆气
- 519 泛爱主义
- 520 诗的尺度
- 521 蹉过绝望
- 523 第五讲
- 523 阴柔
- 525 文化泡沫
- 529 向上穿过平流层
- 530 少数人的历史
- 531 不在话下
- 534 探究心和好奇心
- 536 人性的共同点
- 536 实用主义的文学叙述
- 538 形式
- 539 关于“主义”
- 541 “父亲”的缺席
- 544 一切都是回忆
- 546 同性恋
- 547 引我们飞升
- 549 创造的张力
- 551 人心与物质国力
- 552 不需要质疑
- 554 心怀厌恶的恪守
- 555 “副语调”与“副潮流”
- 557 他乡的流行作家
- 557 灾难性力量
- 559 羞愧
- 560 卑微的策略
- 562 第六讲
- 562 写作课
- 564 他往那儿一坐
- 566 他们离开了
- 569 君子潜伏

- | | | | |
|-----|--------|-----|----------|
| 572 | 沾了污迹的纸 | 610 | 越来越走向诗境 |
| 574 | 流水线 | 611 | 文化理性 |
| 576 | 下贱和腐败 | 613 | 文化“熵值” |
| 578 | 极浪漫的梦想 | 615 | 爱力 |
| 579 | 怎样持守 | 618 | 过度的解释 |
| 580 | 往前跑 | 621 | 写作期间的阅读 |
| 581 | 大不易 | 624 | 鲁迅和胡适 |
| 583 | 不是文学院 | 626 | 儒和道 |
| 586 | 个体的力量 | 628 | 情感的发源 |
| 587 | 一台机车 | 630 | 小手掏鸟 |
| 588 | 美男子 | 632 | 煎熬和放声嚎唱 |
| 590 | 热情 | 634 | 沙尘暴 |
| 593 | 文学的旋律 | 636 | 报告文学也能写狗 |
| 595 | 线性思维 | 637 | 可怕的绝症 |
| 597 | 巨大的虚拟 | 638 | 文学与影视 |
| 598 | 旁逸斜出 | 640 | 巨人 |
| 599 | 伤感 | | |
| 600 | 年轻人与媒体 | | |
| 603 | 危险 | | |
| 605 | 第七讲 | | |
| 605 | 朋友的纸袋 | | |
| 607 | 文气 | | |

批评与灵性

当一篇批评文章放在面前，你的心弦是否被轻轻弹拨了一下？没有。你好像被什么给伤害了，你只感到了一点痛楚、一点冷漠。它的主人缺少什么？他是一位艺术家吗？如果不是，我们彼此就站在了两个世界里。我们无法对话。

我并非在自诩一个艺术家。可我在满腔挚爱地迎接和寻找。

他不是一个诗人，可是他在严厉地裁决诗章。千篇一律，怪腔怪调又严肃得可怕。没有感悟，也没有灵性。似乎只会做一点依附时尚的推论。这种时尚是多方面的，政治的，创作风气的，读者趣味的……在他们看来，诗人写下的一切都必须为更具体的东西服务，必须表现得勤快一些，因而就出现了一大批时髦的制作，与之应和。这些批评让你想起一条条挥赶羊群的鞭子，不仅仅浅薄，而且可恶。

诗人失去了自尊也就结束了艺术生涯。他所真正拥有的东西也许仅仅是那么一点点，这是他永远不愿放弃的。

只有一位真正的诗人才可以充任批评者的队伍。因为只有诗人才懂得字里行间那些无法表达的、难以名状的色彩、韵致、情思、意味……一首诗章也许将无限的柔情、深深的爱恋、长久的叹息、铭心刻骨的忧愤，全部融合在了一起。